

# 韓非治法論

曹謙編著

中華書局印行

民國三十七年六月發行  
民國三十七年六月初版

韓非法治論（全一冊）

◎ 定價國幣三元

（郵運匯費另加）

編著者 曹謙

發行人 李虞杰

中華書局股份有限公司代表

印刷者 中華書局永寧印刷廠

上海澳門路八九號

發行處 各埠中華書局

（一三八七〇〇海）



# 韓非法治論目錄

## 第一編 緒論

第一章 法家與現代中國.....一

第二章 韓非與法家.....二

第三章 韓非的時代.....四

第四章 韓非學說的淵源.....七

    第一節 韓非與道家.....八

    第二節 韓非與儒家.....一

    第三節 韓非與墨家.....一

    第四節 韓非與法家.....一

第五章 韓非思想的觀點.....一

    第一節 進化是時代的趨向.....三

第二節 利己是人類的天性.....

三三

第三節 經濟是政治的基層.....

三五

## 第二編 本論

第一章 韓非的國家主義.....

三七

第一節 國家利益至上.....

三七

第二節 國家的富強.....

四〇

第三節 國家的安危.....

四三

第二章 韓非的道德觀念.....

四八

第三章 韓非的法治理論.....

五四

第一節 總說.....

五四

第二節 何謂法.....

五八

第三節 法與道.....

六二

第四節 法與術.....

六六

第五節 法與勢 ..... 七七

第六節 法與刑賞 ..... 八二

第七節 法與形名 ..... 八九

第八節 法與賢智 ..... 九三

第九節 法與權貴 ..... 九六

第三編 餘論

第一章 韓非抨擊當時各家學說 ..... 一〇二

第一節 儒家墨家 ..... 一〇三

第二節 道家 ..... 一一三

第三節 名家 ..... 一一四

第四節 縱橫家 ..... 一一六

第五節 法家 ..... 一一八

第二章 對於韓非的幾種批評 ..... 一二〇

- 附錄
- 一 王充論衡非韓篇 ..... 一三一
- 二 章炳麟國故論衡原道（下）篇 ..... 一三四
- 三 馮友蘭中國哲學史第十三章韓非及其他法家 ..... 一三六
- 四 陳啓天韓非子參考書輯要自序 ..... 一二六
- 附錄 韓非傳略及韓非子參考書目 ..... 一二八

# 韓非法治論

東北圖書館

## 第一編 緒論

### 第一章 法家與現代中國

我國法治的理論，發達很早。紀元前三世紀中，商鞅慎到先後崛起，治績政論，並甚精美。此時法治的理論，已大體完備。及韓非出，集法治學說的大成。秦始皇和李斯實行一部分，即能迅速完成統一強盛的帝國。以後每當國勢衰弱，政令廢弛之時，稍稍採用法家學說，多能收效。宣帝施用於漢，孔明施用於蜀，王猛施用於秦，王安石施用於宋，王安石的設施政的功效，王振先中國法理學，曾為引證。張居正施用於明，並著效驗。民國成立之初，國府遷寧以後，厲行法治呼聲，時有所聞，終因敗法的力大人多，以致成效未見。而國人法治的理義不明，守法的觀念不強，亦給敗法的以可乘之隙。現憲法已經製定，正待切實推行。宣揚法治的理義，增強守法的觀念，為今後厲行法治的初步工作。將我國舊日法家理論，加以整理，

採取適合今後國情的部分，與當代新說，現行國策相融合，建立新法家，當有益於法治的推行。現國內賢達頗有努力於此的。本書之作，期望對於研究法家學說的人，有微末的幫助。

## 第二章 韓非與法家

我國法家的始祖，當推管仲。管仲爲古代偉大政治家之一。現存的管子，雖多出後人假託，但他的言行事蹟，多爲法家所徵引贊嘆，韓非子內外儲說常可見到。後子產用法治鄭，作新法，鑄刑書，與管仲同被稱爲法家的先驅。同時，鄭有鄧析作竹刑，爲一法理學家，皆在春秋之世爲法家的崛起時代。戰國之世，社會的變遷更劇，國際的鬥爭益烈，分權的封建制度日見動搖，集權的專制制度逐漸建立，法家應時勢的需求，勃然興起。李悝一作吳起爲戰國法家的初期人物。二人同相魏文侯，李悝且著有法經，爲我國首創的法典，在法制史上，佔重要地位。至商鞅相秦孝公，變舊制，行新法，所施行的法令政策與所著政績，實足繼往開來，爲法家的模範。現存的商君書，雖非盡出鞅手，然多可爲鞅變法和施政的說明。法家的理論體系，此時已大體成立。故商鞅在法家中，一面爲法理學家，一面又爲政治家，

爲一能坐言起行的偉大人物。與商鞅同時的，有申不害，相韓昭侯，國治兵強。商鞅治秦，所着重的是「法」，申不害治韓，所着重的是「術」，各有偏重之處。稍後齊有慎到主「勢治」，倡「無建己」「不尚賢」之說，給法家以「治法客觀」的理論根據。見當時將慎子列入法家。荀子解蔽篇「慎子蔽於法而不知賢」，足

爲一法理學家。戰國末葉，韓非李斯同受業於儒家大師荀卿之門，見儒家學說不足以應急世之用，當時形勢，兼并日急，非法不足以齊民應變，而秦又以用商鞅的法而稱雄天下，於是李斯入秦，韓非則集法家學說的大成，著五蠹孤憤內外儲說說林說難十餘萬言。韓非論治，於商鞅的「法」治，申不害的「術」治，和慎到的「勢」治，兼取並用。法家的理論，至此完備成熟。他在法家的地位，極其崇高，比孔子在儒家，並無遜色，足爲法家的代表。現將史記韓非傳文錄後，以見其身世的一斑。

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於黃老。非爲人口吃，不能道說，而善著書。與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爲不如。非見韓之削弱，數以書諫韓王，韓王不能用。於是韓非疾治國不務脩明其法制，執勢以御其臣下，富國強兵，而以求人任賢，反舉浮淫之蠹而加之於功實之上。以爲儒者用文亂法，而俠者以武犯禁，寬則用名譽之

人，急則用介胄之士。今者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悲廉直不容於邪枉之臣。觀往者得失之變，故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說林說難十餘萬言……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見孤憤五蠹之書，曰：「寡人得見此人，與之遊，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韓非所著書也。」秦因急攻韓，韓王始不用非，及急，迺遣非使秦，秦王說之，未信用。李斯姚賈害之，毀之曰：「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今王欲并諸侯，非終爲韓，不爲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以過法誅之。」秦王以爲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非藥，使自殺。非欲自陳，不得見。秦王後悔，使人赦之，非已死矣。

### 第三章 韓非的時代

韓非的生年，無記載可以依據。錢穆先秦諸子繫年考辨諸子生卒年世約數表，定非生於公元前二八〇年，卒於二三三年，年四十八。按二八〇年爲周赧王三十五年，秦昭襄王二十七年，韓安釐王十六年，此時秦趙齊楚正盛強，前此學者聚談的齊稷下，學風復盛。荀卿返齊，爲稷下老師。錢穆李斯韓非考說：「李斯從學荀卿，年方二十餘。韓非與李斯同學於荀

卿，其使秦在韓王安五年（公元前二三二年），翌年見殺。時斯在秦已十五年。若韓非李斯年略相同，則非壽在四五十之間」。非在秦時極短，無著書的餘閑，故其文皆成於入秦之前。此時儒家大師有荀卿，墨家大師田鳩已死，而墨徒仍盛。名家大師公孫龍正游揚其學說。雜家的呂氏春秋初成，道家的老子亦已流行（今人多說現存的老子，成於戰國末年。張蔭麟則說老學的創始人，是在莊子前，他的書在莊子時已流行。現存的老子，則經秦火後，漢人集前人所引，並加上不相干的材料，補綴而成的。英人翟理斯A.H. Giles考證現存的老子寫定之時，在淮南子後。日人武內義雄的老子新考推定老子的年世，當為周烈王至顯王初之數十年間，在韓非生前約一百年）。韓非生在儒道名墨各家學說大成之時，乃集各家有裨於法治的學說，與法家先進的理論相融合，而成一體系完密、論證精確之法家學說，以應當世的需要。

韓非之世，外則國際戰爭日烈，內則大臣植黨營私，危亡之禍，迫在眉睫。只有力能齊一人民，約束官吏，全國上下，盡力於耕戰，舍私利而從公法的國家，才能自立。各家鉅子「皆欲以其說易治天下」，然多與時勢背道而馳，不足以應當世之急。王振先古代法理學

會說到此點：

彼時清靜無爲之教，既不足反人心於淳朴；德禮感化之說，復不足入人心於隱微。至於敬天明鬼，見侮不辱，救民之鬥，禁攻寢兵，救世之戰，其爲人太多，自爲太少，莊子已譏「其道大殼，天下不堪」。儒道墨三家之學說，既不足以救滔滔日下之人心。其時社會制裁力全失，而有賴於國家之強制力者正多。法家之應運而興，亦固其所。

韓非之舍儒入法，固時代使然，而祖國處勢危急，欲扶弱國，求速效，亦非用嚴峻的法不可。王先謙韓非子集解序說：

韓非處弱韓危極之時，以宗屬疏遠，不得進用。目擊游說縱橫之徒，顛倒人主以取利。而奸猾賊民，恣爲暴亂，莫可救止。因痛嫉夫操國柄者，不能伸其自有之權力，斬割禁斷，肅朝野而謀治安。其身與國爲體，又燭弊深切，無由見之行事，爲書以著明之，故其情迫，其言覈，不與戰國文學諸子等。迄今覽其遺文，推迹當日國勢，苟不先以非之言，殆亦無可爲治者。

戰國之世，強國恣意侵略，弱國竭力拒守，皆須用全國之力，法家鉅子商鞅韓非皆有見

於此。韓不能用非之說，而秦則初用商鞅之策以致富強，秦政李斯又矯韓非之言以統一天下（按二世詔書，李斯奏議，皆疊引韓非之言，視同法典，秦君臣崇奉韓非的學說，於此可見）。「封建」「分權」的政治從此終，而「統一」「集權」的政治從此始。法家對中國社會已推進一階段，韓非的功績，實在不小。

## 第四章 韓非學說的淵源

韓非生在儒道名墨法家學說大成之時，吸取各家合於法治的理論，以建立他的學說，充實他的論證，或取其名而變其實，以符合他的主張。對於與法治不合、或相反的學說，亦逐一揭舉，加以掊擊。故韓非不但集法家學說的大成，亦集先秦政治學說的大成。韓非掊擊當時顯學的言論，另篇敍述。現略述韓非學說與儒道名墨各家相通，和根本於法家先進之處，以明瞭他的學說來源。

現存韓非子，不盡是非的手筆，而非的引證古事，又多和古史不合。假託古人之言，或歪曲事實，以證成己說，是先秦諸子著書立說的慣技。故用韓非子所舉先賢的言論，以證他

們學說的關係，不免爲著者所欺，以至誣蔑古人。此章所述，僅就各家學說的犖犖大端與韓非學說確有相通之處，審慎地舉出，所引用文辭，必擇比較可靠的。

### 第一節 韓非與道家

道家以「道」爲至上，用作治事的標準；法家以「法」爲至上，用作治事的標準。所謂「道」即是「自然法」。道家認「自然法」是客觀的，公平的，亦是至善的。用他治事，「無建己之患，無用知之累」。法家本之，以「法」代道。「法」是客觀的，公平的，亦是至善的。用他治事，「無建己之患，無用知之累」，此道法兩家學說相互貫通之處。而慎到思的「無建己之患，無用知之累」兩言，實通其郵。慎到是道家，亦是法家。史記敍述慎到思想屬道家，而漢書藝文志却將他的著作慎子列入法家。有人以他是由道家到法家的一個人物。

道家較早的鉅子是老子（其人是老聃，是太史儋，抑是李耳，爲說不一。老學的流行，張蔭麟以爲先於莊子。）老子學說和法家溝通的有「道」，「無爲」，「因應」「絕學無憂」，「不尚賢」幾點，名雖同而實多異。老子所說的「道」是整個宇宙一切事物的原則，

而韓非所說的「道」，是就治國的法術而言。如守道篇所說，不外「刑賞」，「法度」，「禁令」之屬，有深淺廣狹之分。老子的「無爲」，是「無爲而無不爲」，謂君主不用己意私智治事，不挾成心，事至而應，其手段即是「因應」。老子所說的「天道不言而善應」，史記老莊申韓傳贊所說的「虛無因應」，是指君主治事的態度而言，而天地生萬物，聖哲處世事，也包括其內。韓非的「無爲」，單就君主御人之術言。以爲君主有爲，則心意爲臣下所知，無爲則人不能測，是一種權術，和老子亦有深淺廣狹的差異。「因應」之義，史記多所發揮，自序所說的「以虛無爲本，以因循爲用」，「虛者道之器，因者君之綱」，管晏列傳所說的「（管仲）善因禍而爲福，因敗而爲功」，是道家物來順應，迎機利導的法術。韓非采之，除用於君主御人外，並用爲施治的基本原則。八經篇說「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有好惡，故賞罰可用，賞罰可用，則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老子說「絕學無憂」，是以「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是一種泯善惡是非的齊物觀念。韓非的「無書簡之文，以法爲教」，是商鞅的「愚民不知，不好學，則疾務農。智民不離其故事，則草必墾」之意旨，在使愚民只知守法務農而已。和老子所言用意不同。至於「不尚賢」，

老子之意，在「使民不爭」，尚賢則爭心起而詐僞生，如莊子所說「堯舜以仁義擾人心，使民心競」，故不立尚賢之名。而韓非的「不尚賢」，在官吏只取其能守法盡職而已，無需於賢；在人民只取其能盡力耕戰而已，亦無需其賢。且世俗之所謂「賢」，如貞廉之行，恬退之士，不貪利，不慕賞，在非則視為不可使令之廢民，在誅戮之列。故不尚賢之名同，而其實却大異。韓非雖有得於老子，但所言多淺近，即解老喻老所言，亦不及老子原意很遠。司馬遷雖將老莊與韓同列一傳，而謂「老子深遠矣」，蓋亦有見於此。章太炎國故論衡原道中論不尚賢，舉顯學篇禪鍛錫而察齊黃

一段話為證，以老韓所言，為同一意義。

莊學的要義，是一「變」字。老子常說「常」，說「不改」，如「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微」，「復命曰常，知常曰明」，「獨立而不改」，是就宇宙的本體——道言。莊子常說「變」，如「物之生也，若馳若驟，無動而不變，無時而不移」，《秋水》篇「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齊物論》是就宇宙的現象——物言。莊子以宇宙的形形色色，皆時時在變化中。物類如此，社會亦如此，故主「禮義法度應時而變」。《天運》篇法家本之，商鞅則說「聖人苟可強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伏

羲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及至文武，各當時而立法，因事而制禮。禮法以時而定，制令各順其宜」。韓非亦說「聖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論世之事，因為之備」。莊子說「堯舜讓而帝，之喻讓而絕；湯武爭而王，白公爭而滅」。由此觀之，爭讓之禮，堯桀之行，貴賤有時，未可以爲常也」。篇秋水韓非亦說「文王行仁義而王天下，偃王行仁義而喪其國，是仁義用於古而不用於今也，故世異則事異」，其詞意均極相類似。韓非採莊子的「時變」說以建立其時代進化觀念，主張法隨時變，用嚴刑峻法以治急世之民。

## 第二節 韓非與儒家

儒家學說，被韓非掊擊得體無完膚，似無所采取。如其有之，亦僅「正名」，「定分」，「通權」三點而已。「正名」的理論，倡始於儒家，發揚於墨家名家，實施於法家。名墨兩家的正名，是偏重理論的。儒家的正名，是由理論而施於政治的。「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當時衛君出公輒拒父入衛，其父蒯聩與子爭國，君